

(英) 安德鲁·泰勒 著

陈杰 译

Requiem for an Angel



*The Office  
of  
the Dead*

Andrew Taylor

死亡  
工作室

天使安魂三部曲 [3]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 死亡工作室

The Office  
of  
the Dead

THE OFFICE OF THE DEAD  
2009

THE OFFICE OF THE DEAD THROUGH THE DEED

---

# 死亡工作室

(英) 安德鲁·泰勒 著

陈杰 译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THE OFFICE OF THE DEAD

by ANDREW TAYLOR

Copyright © 1999 BY ANDREW TAYLO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8 NEW STAR PUBLISHER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亡工作室/(英)安德鲁·泰勒著;陈杰译.—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18.1  
(天使安魂三部曲之三)

ISBN 978-7-5133-2676-6

I. ①死… II. ①安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319720号

---



## 死亡工作室(天使安魂三部曲之三)

(英)安德鲁·泰勒 著;陈杰 译

责任编辑:王 怡

特约编辑:赵笑笑 郑 雁

责任印制:李珊珊

装帧设计:@broussaille私制

---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马汝军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010-88310888

传 真: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: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91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12.375

字 数:198千字

版 次:2018年1月第一版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33-2676-6

定 价:138.00元(全三册)

---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   | 第一部分 墙上的门     |
| 47  | 第二部分 教堂街      |
| 337 | 第三部分 蓝色大丽花咖啡馆 |

## 第一部分 墙上的门——



# 1

“我没有名字。”罗茜说。

这是罗茜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推开门以后，我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她。她穿着棉衣和一双红色的拖鞋，米色的紧身外衣上绣着淡蓝色的小花，一头金发上绑着几条淡蓝色的发带，发带和花的颜色恰好与她的眼睛的颜色相配。她和珍妮特家的花园一样整洁，和珍妮特的其他所有东西一样整洁。

因为珍妮特发给过我的几张快照，我知道她是罗茜。但我还是问了她的名字，因为遇见小孩时你总会先问他的名字以打破尴尬。这办法很不错，孩子很难忘记自己的名字。

“没有名字？不会吧？”我把手提箱放在小路上，弯下腰，力图 and 女孩的身高平齐，“我敢打赌你一定有名字，一个如假包换的名字。”

“我没有名字。”女孩并没有表现出不耐烦，嗓音却非常坚定，“没有名字就是我的名字。”

“没有人会叫这个名字。”

她把手臂叠在胸前，把手比画出骨头和肌肉组成的十字架。“我就是没有名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。”

她转过身一蹦一跳沿着小路朝前走。我直起腰看着她的背影。罗茜在玩跳房子游戏，不过小路上没有石子，她只是在按心中默认的图形往前跳。单脚跳，双脚跳。单脚跳，再双脚跳跃。她没有转身看我一眼，而是直接跳进了墙壁中央亮闪闪的那道门。拖鞋的鞋底和脚下的石板相击，发出缓慢的敲击声。不管是单脚着地还是双脚着地，她的身体都会微微震颤，发梢因此泛起阵阵涟漪。

我感到一阵嫉妒，甚至有些恼怒，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。没有人美丽无瑕。哦，太对了，我想。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。没有名字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小孩，是亨利给不了我的那种小孩。

我试着好些天、好几周不去想亨利的事，但此时他的脸却比罗茜和眼前的这幢房子更清晰。我希望我能杀了他。我希望把亨利和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包成一个又黑又硬的小球，扔到太平洋的最深处。

珍妮特染病以后，在一次紧张而断断续续的争吵中，我试着向大卫说明这种情况。

“温迪，你不可能逃避自己的过去，”他说，“你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这样是没有用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当时我有一点醉意，声音比自己想象得要大一些，“依我说，生活在过去的人是悲惨的，生活在过去的人就永无出头之日了。”

“才不是那样的呢。过去是你的一部分。”

“大卫，别对我说教。”我对他甜甜一笑，然后朝他脸上喷了口烟，“我才不是你那些该死的学生呢！”

大卫自然是对的。大卫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对的，这点经常让我气不打一处来。他是个傲慢的浑蛋，你常会希望他错上一回。但最终当他犯了大错的时候，我甚至没讥笑他，我只是打心里为他难过。我

想他也许不太习惯出错。

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。

## 2

小时候，周围的人总是对自己的过去以及自己以前住过的地方感到颇为自豪。

我父母在布拉德福德出生长大。在他们看来，布拉德福德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要优越于英国的其他城镇。这里的市政厅和这里的超级市场比别的地方棒，这里的慈善家比别的地方好心，这里的雨水也要比别的地方更加丰沛。同样道理，在他们看来，布拉德福德所在的约克郡也要比其他的郡县更为优越。我们家住在布拉德福德郊区绿树成荫的海伍德路九十三号，是一幢四居室的半独立住宅，房子配有独立车库，过道里还挂着一座老爷钟。

爸爸在约克街上拥有一家珠宝铺。这份产业是我爷爷创下的，爸爸半推半就地继承下来。爸爸仅有的两种兴趣都是不出家门的——他的蔬菜园和我那两个哥哥。

霍华德和彼得是双胞胎，比我大十岁。他们像两尊巨大的神明一样，几乎从来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。事实上，他们在我眼中就和庞然大物一样不可逾越。现在我很难回忆起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了。

“你肯定能回忆起一些和他们有关的事情来。”在学校里私下聊天时，珍妮特曾经对我这样说。

“他们平时会打打板球。想到他们总能让我闻到亚麻子味。”

“他们跟你说过话吗？他们和你一起玩过吗？”

“我记得彼得老是嘲笑我，因为我以为希特勒是加油站旁的那个菜贩子。当我在后门外的小路上摔倒而开始哭泣时，他们中的一个让我赶紧闭上嘴。”

珍妮特向往地说：“听起来你根本不愿意和他们待在一起。”

我倒真没这样想过。我十岁的时候，他们就都死了。彼得的船在大西洋里沉没，霍华德在北非战死。两条噩耗在同一周传到我父母那里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从那以后，家里就像拉上了窗帘一样暗无天日。房子后面的大客厅成了祭奠亡者的圣殿。所到之处到处是彼得和霍华德的照片，我那仅有的两张照片放在屋子一隅的书架上，架子上放满了没人看的书和没人用的瓷器，那是家里最不为人注意的一块地方。

尽管当时还是孩子，他们死后，我还是在父母身上感受到了明显的变化。爸爸的身型明显缩小，背也驼了不少，用在菜园辛勤耕作的的时间越来越多。后来我才意识到他对生意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。在这之前，他必须为彼得和霍华德守护好这份产业。他们死了以后，珠宝店也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要了。每天爸爸还会去店里上班，还会挣来足够的钱付账单，但那家店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他不再为珠宝店自豪，我想他也许再不会为布拉德福德而自豪了吧。

在爸爸眼里女孩并不重要。女孩需要支持兄弟们，并照看好房子。女孩需要成为男人的目标，这样恋爱中的男人才会去约克街的珠宝店为我们买珠宝。女孩甚至可以到珠宝店当营业助理或清洁员，因为付给女孩的工资要比同等条件下的男孩少得多。总之，女孩对他来说基本没多大用处。

妈妈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想我的出生应该是一次意外，也许是圣

诞聚会后非同寻常的激情产物。我出生的时候妈妈已经四十岁了，也许她以为自己已经过了生育年龄。她想要个女儿。问题是，她想要的不是我这种女儿，她想要的是珍妮特那样的女儿。

妈妈的女儿应该和她一起欣赏针织图案，还要喜欢漂亮衣服。没想到却养了个粗话连篇、希望在花园里挖条小溪的女儿。

遗憾的是我和妈妈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。妈妈需要我，我也需要她，但这种需要并不是对等的。我年纪越大，我们之间的不同就越明显。之后我就遇到了珍妮特。

我怀疑爸爸觉得我是个累赘，想把我赶出家门。

妈妈希望我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女士，可以和我谈谈做衣服和烧菜的事，这样我就能吸引并下嫁给一位优雅的男士，还能给她带来可爱的孙辈。

在车站和我告别时妈妈哭了。眼泪像蛇类爬行的轨迹一样从脂粉上淌落而下，并在皱纹里干结成块。妈妈显然爱着我，我也同样爱着她，但我们从来没找到彼此兼容的方法。

于是我去了寄宿学校。记得那是在战争时期，此前我从来没离开过父母身边，除了战争开始的前三个月，那时我们还以为德国人要把布拉德福德炸成碎片呢！

但这次和战争开始时明显不同。火车吐着气在无尽的黑夜中哐当哐当地前行。有个比我大些的女孩负责照看我，那女孩是希尔加德学院的高年级生，她奶奶住在布拉德福德北部几英里处的小村庄里。女孩一路上都在和周围的士兵打情骂俏，当她第一次接过烟的时候，她弯下腰对我说：“如果你敢把这事告诉别人的话，我准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这时是一月，寒冷和黑暗把事情变得很糟。我们一连换了四次火

车，车厢一次比一次小，也一次比一次拥挤。最后，照看我的女孩进了厕所，从厕所出来的时候，她已经把脸上的妆给卸掉了，又变回了一个脸蛋粉红的小女生。我们在下一站下了车，这个村级小站被黑暗所包围，耳边全是我听不懂的喧闹声。离开了烟雾缭绕的火车车厢以后，我似乎又迈入了一个无边的黑暗世界。

一个男人说：“候车室里现在有三个人，加上你们正好可以叫辆出租车了。”

照管员一手抓着手提箱，一手把我拽进了候车室。这时我第一次遇见了珍妮特·特雷佛。珍妮特被夹在两个大女孩中间，正用一块镶花边的手绢捂着嘴哭。我和照看我的女孩走进候车室的时候，珍妮特抬头看了一眼，我们的眼神相遇了。她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。

“这也是个小麻烦吗？”拽我进来的女孩问。

其中一个女孩点了点头。“离开伦敦以后就一个劲儿地哭，”她说，“除了哭两声以外，她倒没什么别的妨碍。”

照管员把我推向木凳。“温迪，过去坐着吧，”她说，“坐在那个女孩身边就好。”说完她看着我拖着手提箱穿过了候车室，“我这个至少不怎么哭。”

我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名字。“温迪”包含了妈妈的全部期望，可我却一样都达成不了。妈妈喜欢《彼得·潘》。八岁那年，圣诞节时表演的哑剧正是这部《彼得·潘》。妈妈坐在我的旁边一直在抹眼泪，咸咸的泪水掉进打开在她膝盖上的巧克力盒子里。在众多的观众面前，我觉得尴尬极了。剧中，詹姆斯·巴瑞为朋友的女儿起了名。他先是为女孩起名为“弗伦迪”，这个名字有意无意地演变为“弗伦迪-温迪”，最后又无可救药地变成了“温迪”。巴瑞这个可怕的老头不仅将

这段往事留给了子孙万代，还把这个名字传给了我。这个可怕的故事中唯一让我感兴趣的人物是胡克船长。

“温迪。”前往学校时，和我一起挤在出租车后座上的珍妮特轻唤了我一声，我们被一个全身薄荷味的大块头女生挤在了一边，“这个名字真好。”

“那你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珍妮特。珍妮特·特雷佛。”

“我喜欢珍妮特这个名字。”我发自内心地说。

“我讨厌它，这个名字太平庸了。”

“可惜我们不能把名字对换一下。”

她的鼻息喷在我的脸上，身体在不断颤抖。女孩们的吵闹声和出租车引擎的轰鸣声使我什么声音都听不到，但我知道珍妮特正在开怀大笑。

我和珍妮特就是这样走到一起的。那是一月，春季学期刚开始，我和珍妮特是那个学期唯一的插班生。其他九月份入学的孩子都已经交上了朋友，我和珍妮特自然而然被丢在了一旁。我不知道我们会成为朋友。珍妮特和我妈妈一样与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。但是在我们俩的友情中，这种性格差异反倒让我们走到了一起。

希尔加德学院是一幢坐落在赫福德乡下的十八世纪晚期建筑。学院离最近的村落有两英里远。教学水平很一般，食物也刚刚能填饱肚子。下大雨的时候，人们会把六、七个提桶放在顶楼原先校工们住的卧室里接水，你会在轻柔的“劈劈啪啪”声中悄然入睡。

校长是伊斯克小姐，她和她弟弟伊斯克上尉住在校园南侧的套间里。套间里有地毯、火炉，开窗的时候会传出音乐声。伊斯克家有个女管家，所以伊斯克小姐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校的内务上。我们

很少见到上尉本人，据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受过一种奇怪的伤，到现在都没能完全康复。高年级女生总是会猜测上尉先生究竟受的是什么伤。年龄大一些以后，我才意识到上尉很可能是被人阉割了。

我们在希尔加德学院总是会感到饿。伊斯克小姐经常会提醒我们当时正处于战争期间，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享受和平时期的奢侈生活，但我们经常会注意到伊斯克小姐本人生活得很奢侈。现在我想伊斯克家族必定在战争中大赚了一笔。学校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，既不会有部队的入侵，也不会遭到轰炸。大多数女孩的父亲都在军队服役，很少有家长会关心学校的食宿和教学情况。他们只希望女儿们能生活得平安一点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我们也很安全。

我和珍妮特从来没喜欢过这个学校，但我们渐渐习惯了这里。对我而言，学校至少有三点好处。没有比珍妮特更为忠实的朋友了。由于战争和伊斯克小姐的无能，我们拥有大把的时间。最后，学校里有间图书室。

图书室非常狭小，不过很高。它在房子的北边，外面是一排细高的灌木丛。四面墙上全是架子。房间里还有个壁炉，格栅被深深的煤灰所掩盖。架子上的书只放了一半，但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会在架子上发现什么书。从这方面来讲，学校的图书室和罗星墩的大教堂图书馆没什么太大的区别。

在那儿的五年时间，珍妮特一定阅读过——至少翻看过——那里的每一册藏书。她读过《劫后英雄传》和《物种起源》。她既喜欢宗教方面的书，也对《笨拙》<sup>①</sup>之类的漫画杂志乐此不疲。我在珍妮特身上学到了许多知识。

---

① 《笨拙》(Punch)，创刊于一八四一年的老牌英国讽刺漫画杂志。

我们在那儿的最后一年，珍妮特在图书室里找到本萨德侯爵的法文版《贾斯廷》——书外面包着牛皮纸，书页上都是汗渍。这本书用棕黄色的大信封包着，藏在伯克利主教的传道书后面。珍妮特精通法语——这似乎源自于家庭的潜移默化，那年夏天我们用了整整一周通读了那本书，过程非常烦躁，有时却会让我发笑。

入校的前几个学期，同伴们经常对我们俩大加嘲笑。珍妮特像伊斯克小姐家玻璃橱柜里的瓷器一样娇小柔弱，而我总是笨手笨脚的。那时我总是戴着副眼镜，双手双脚与身体相比稍嫌过大了一些。珍妮特总是穿一件宽大的短外套，如果珍妮特从抽屉里取出一件外套、直到她把外套放进洗衣篮，这件外套一直都挺括如新。我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拿起茶杯的时候似乎都要洒上半杯。

妈妈以为希尔加德学院会把我培养成一位优雅的女士，爸爸觉得只要我不在身边就好。爸爸的目的达到了，妈妈的愿望却没有达成。我们在希尔加德学院非但没有成为优雅的女士——拜伊斯克家族所赐，我们反而变成了一个个无所畏惧的小野蛮人。